

蜀山

蜀山
异闻录

流浪的蛤蟆

◎著

一念成魔，一念成仁，善惡只在彈指間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蜀山 异闻录

流浪的蛤蟆◎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蜀山异闻录·望古神话 / 流浪的蛤蟆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08-6302-8

I. ①蜀…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1496 号

蜀山异闻录·望古神话

作 者 流浪的蛤蟆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302-8
定 价 39.80 元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赤子归乡	001
第二章	谁在消失	018
第三章	异界迷情	034
第四章	雪山王孚	051
第五章	玄功大成	070
第六章	雪山大难	087
第七章	神秘海眼	101
第八章	鬼手厉战	123
第九章	再探海眼	142
第十章	金莲显威	158



第十一章	血影夺舍	174
第十二章	血魔老人	191
第十三章	故人再现	211
第十四章	一剑平海	230
第十五章	血神再现	250
第十六章	血龙之卵	267
第十七章	决战前夕	285
第十八章	尘埃未定	298

第一章

赤子归乡



张羽拖着旅行箱，在火车站的出租车等候区坐上了一辆的士，用熟练流利的本地话对司机说道：“师傅，西宝路开到底，长阳公寓门口下。”

那司机一脚油门向前开去，一边通过后视镜望了望张羽年轻的面孔：“小伙子，刚从外地回来啊？在外面上学还是工作？”

张羽笑了笑：“我看起来还像个学生么？都工作好几年啦。”

这已经是张羽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第三年了，但他向来穿得简单清爽。夏天就是一条牛仔裤、一件T恤、一双运动鞋，长年不换，看起来倒确实一副学生样。

“嘿嘿，不像，真不像。”那司机笑着摇了摇头，“那你这是回家探亲啊？话说，今天又不是周末，又不是过节，不用上班啊？”

似乎全天下不论走到哪里，出租车司机都是最爱找人聊天的职业，然而张羽实在没有心情跟他扯闲淡，礼貌一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车开了二十分钟，在家门口停了下来，哪怕张羽一路上只是淡淡地应付着，几乎没有开什么口，那司机依旧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直到付完钱下车后，张羽才长出了一口气——这一次回家，他还没有告诉父母。

拎着箱子走上三楼，轻轻将钥匙插进去，张羽小心翼翼地转动了两

圈——很好，门是反锁着的，家里没有人。

这让张羽的心头微微一松，今天是星期四，现在只是下午三点，爸妈都要到六点才能到家，这也就意味着他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来仔细想想怎么告诉二老他丢了工作的事情。

张羽推开家门，看见家里的摆设依旧是半年前自己回家时的模样。破旧的布面沙发虽然有了不少的磨损和脱色，但却始终被擦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茶几上摆着一沓报纸，电视机和空调的几个遥控器被整齐地排成了一排。

张羽将行李放到墙角，随即在沙发上躺了下来，熟悉的舒适柔软让他的心一下子放松了很多。

张羽的父亲是一家大型国企的会计，成天和一堆数字打交道，他性格也是沉默寡言，一天几乎说不上十句话。母亲是个教语文的小学老师，每日里总是笑眯眯的，深得学生的喜欢，张羽从小到大，也没见过母亲发过几次脾气。

父亲每日里经手的钱成百上千万，但却从来没有往自己口袋里落过一分；母亲虽然带着两个班的课，也从没像有些老师那样，出去捞点外快。这个小家庭日子谈不上清贫，但也不算富裕，能供张羽和弟弟张彦读完大学，也算是相当不容易了。

张羽大学四年中一直品学兼优，毕业后顺利地进了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公司的待遇算得上相当优厚，发展前景也很好，原本算得上一路顺风顺水，升职加薪的职业生涯，现在却……

想到这里，张羽叹了口气，前些日子里，他发现自己的直属上司利用职权，在给业主方出一栋大楼的设计图时中饱私囊。当然，若这个人只是为了钱，张羽或许便忍了下去，但他仔细看完了上司修改的图纸之后，发现业主行贿的目的竟然是减小施工难度，让上司取消了很多应有的钢筋和强度结构。

若是楼塌了，那可要出不知多少人命！考虑再三之后，张羽还是选择了向单位实名举报。却没想到，一番调查下来，他的上司被辞退，张羽自己也被开除了。

张羽清楚，父母都是正直的人，自己的选择绝不会被他们否定，但关键的问题是……弟弟张彦还在读大学，少了自己每月给家里的收入，二老的日子又要艰难些了吧。

就这样，张羽抱着后脑仰躺着，脑子里不停胡思乱想，不知不觉竟然进入了梦乡，直到听到一声讶然的惊呼，才全身一跳，睁眼醒来。

“小羽？你怎么回来了？”

站在面前的老两口，手上还拎着两个塑料袋，几根葱尾巴露在外面，看样子是下班后一起去了菜场才回来，虽然语气惊诧，但看着儿子的目光上，却是欣喜多过惊讶。

“爸、妈，我……”张羽连忙站起身，犹豫了片刻，才咬牙说道，“我被开除了。”

“开除？小羽，你怎么了？”张羽妈妈一愣，脸上有些讶然，但还是关切的成分居多，连忙将手中的菜放下，拉着张羽坐回沙发上，“快跟妈说说。”

张羽爸爸一言不发地搬了一张椅子，坐到了沙发前张羽的对面。张羽抬眼看了看妈妈的表情，满脸担忧，轻轻叹了口气，将自己在设计院里被开除的前后经过都叙说了一遍。

“而且，我在整个行业里怕是都没法找到工作了……”说完了经过之后，张羽一脸无奈地望着父母，“建筑行业都是互相有联系的，我在走人的时候，之前那个上司跟我说了，要在这行里彻底赶绝我……”

妈妈听完，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拉住了张羽的手：“我还当是什么大事呢。儿子，别担心，你没做错，妈支持你！”

爸爸在张羽讲述的过程中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直到这时才点了点

头，抬眼看了看张羽：“做得对。”

张羽心中一片暖意，虽然之前就知道父母一定会认同自己的想法，但此时亲耳听到，心里还是更开心了一些。

妈妈从地上拎起刚买回来的菜，朝厨房走去：“既然离职了，那就先在家住上几天吧，工作的事暂时不急，我和你爸两人多养你一张嘴还没问题。”

妈妈的话，让张羽突然有了一种想哭的感觉。

晚饭时，二老再没有提到工作的事情，怕又影响到张羽的心情，只是随意聊些张羽小时候的事情。从来滴酒不沾的父亲甚至破天荒地下楼买了两瓶啤酒，陪着张羽一人一瓶干完了。

吃完了饭，张羽抢着要帮妈妈收拾桌子，却被妈妈一把推开：“吃完了就去看电视歇着去，妈来就好。对了，小羽，你难得回来，不如这两天好好散散心吧。以前的那些老同学老朋友，都去见见聊聊，一起吃顿饭什么的，身上没钱的话，妈给你。”

说着，妈妈回过头去沙发上翻自己的皮包，要给儿子钱，张羽忙拦了下来。他陪着爸爸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国家一台黄金档历史正剧的画面在眼前不停地过着，但演了什么却丝毫没进脑子。张羽爸爸就在茶几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也没有和以往一样去阳台，但妈妈却也一反常态地没有赶他走的意思。

虽然表面上做得平静淡然，但他们心里还都是担心着儿子的。

张羽心里实在不好受，匆匆洗了个澡，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虽然他在地工作，弟弟也在外上学，但每次回家时房间里的摆设都未曾变过。小小的房间里，一个上下铺的双人床，床头墙上依旧贴着小时候兄弟两人共同痴迷的罗纳尔迪尼奥海报。纵使张羽已经半年没睡过了，但床单依旧干净整洁，没有一丝灰尘，明显是时常勤洗勤换。

张羽躺在下铺自己的床上，心里依旧郁郁寡欢，想了想，掏出手机拨通了凌未平的电话。

凌未平自小学起便和张羽是同班同学，随后两人初中和高中也一路都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直到高考过后，两人考上了不同的大学，才不再如之前一般形影不离。但即便如此，每次放假回了老家，两人见面喝酒聊天依旧是必做的事情。

在大学之前的十几年时光里，凌未平便是张羽除了弟弟张彦之外，生活中最亲近的人：一起收集干脆面卡、凑钱合买漫画书、一同逃课打游戏、喜欢班上同一个漂亮女生……

大学毕业之后，凌未平回到了家乡，由家人安排进了一个当地的事业单位，收入不错，工作也清闲。

张羽想想已经半年没跟凌未平见面了，自己最近这段时间情绪不太好，也没跟凌未平在微信上聊过天，不如就趁今天出去碰个面吧。

然而奇怪的是，张羽拨出了电话，那头响起的却是通信商“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的提示。

这根本不可能！

且不说凌未平从没换过手机号，也不说凌未平就算换号也一定会通知自己，就算是换了号码，原来的号码最多就是关机或者停机而已，也不可能立刻就成为空号的状态。

张羽又试着给凌未平发了个微信，却没有回应，看了看他的朋友圈，才发现凌未平已经三个月没有任何更新了。

这是什么情况？张羽疑惑丛生，自己和凌未平也差不多有那么长的时间没联系过了。他……到底怎么了？

正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张羽手中的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看了看来电提示，是高中的同学赵麟。

张羽接起电话，就听见那头赵麟兴高采烈的声音：“喂，小子，猜

我在干吗！”他说话的舌头已经有些大了，兴奋地哈哈大笑。

张羽道：“在喝酒吧？”

赵麟再度哈哈大笑了起来：“没错！我们一群高中同学，约出来碰了个面，大家正好聊到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怎样？羡慕羡慕哥几个留在老家没事能出来聚聚啊？你不在真是太可惜了，好几个女生都说想见你呢！”

张羽没想到竟然那么巧，愣了一下：“你们人很多么？”

“谈不上很多，就是当年玩得好的七八个人罢了，就是临时起意出来碰个头，都是留在本地离家近的，能有这数量已经不错啦！只可惜就是少了你小子。不过没事，我们喝着你看着就好，哇哈哈哈哈！”

听着电话那头赵麟的大笑，张羽想了想，问道：“你们在哪里？”

赵麟嘿嘿一笑：“还能在哪儿？老侬子这儿撸串呢！怎么，你馋啦？可惜喽，今儿晚上你可没这口福啦！”

老侬子是当年几个老同学常去的一家烧烤店，老板一手脆骨和羊筋，算得上是本城一绝，自从考上大学离开了家乡，张羽便再没吃过那么好的手艺，也难怪赵麟会拿来馋他。

“待着别动，我十五分钟就到。”

张羽说完这句话，没等赵麟回答便匆匆挂了电话，套上了衣服走出房间：“爸、妈，我出去跟朋友碰个面。”

张羽妈妈正在厨房里忙活，伸出脑袋叫道：“知道啦，但是少喝点酒，妈给你熬了点绿豆汤冰镇着，回来记得喝。”

“嗯。”张羽关上门，匆匆下楼向着老侬子跑去。

老侬子离张羽家不远，还没到十五分钟，张羽便跑到了门口。晚上九点多钟，正是烧烤店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店主把桌子都支到了店门口来，张羽一眼便看见门口一张桌子周围围了七八个人，正在高抬着手碰杯，赵麟那大嗓门依旧显眼。

张羽走过去，拍了拍赵麟的肩膀，又笑着跟桌上的几个同学打了个招呼。

“哎哟？哎哟！张羽！你小子怎么在这儿？”赵麟一时愣住了神，随后夸张地大叫了起来，“你怎么回来了！”

张羽笑了笑：“听到你们在撸串，馋了，就飞回来了。”说完一肩膀拱了拱赵麟，让他往旁边挪一挪。

赵麟连忙高声呼喝，让老板再搬凳子拿餐具，又加了两大把羊筋和脆骨，随后一口咬下一个啤酒盖，将酒瓶递到了张羽面前：“老规矩，迟到了先自己吹一个。”

“我这也算迟到？”张羽哭笑不得，然而赵麟向来都是如此，也由不得他反驳，只能咕嘟咕嘟一口气吹完了整瓶啤酒，才重重将空瓶顿在了桌上。

“来来来！这就是刚才你们说想得不行的张羽，还不赶紧一人再敬一个？”看见张羽喝完，不等他吃半口东西，赵麟就招呼着桌上的两个女孩，对她们挤眉弄眼不停。

那两个女孩也是跟张羽他们高中时就关系很好，自然没有什么拘束，嘻嘻哈哈地一起冲着张羽端起了酒杯。

张羽再灌下两杯之后，喝得太急，酒意已经有些上头，心情也比此前好了不少。

但刚才落座之前，他就已经细细看过，这桌上……竟然没有凌未平的身影。这可实在有些奇怪，桌上这七八人，都是高中时的老玩伴，今天难得聚会，竟然会没把凌未平叫上？

难不成，是他和谁闹了什么不愉快？

张羽犹豫了一下，还是对着赵麟问道：“老赵，未平呢？他怎么不在？今晚有事忙么？”

赵麟正咬着一串大腰子，闻言抬起头来，不解地望着张羽：“卫平？

啥卫平？你说卫平·布莱恩特么？他在解说 NBA 呢吧？”

张羽看着赵麟那张脸，确实是一副讶然诧异的样子，没有丝毫的作伪，心下顿时一股荒谬感浮现：“凌未平啊！老赵你搞什么鬼！我今天给他打电话，发现他手机变成空号了。”

赵麟眨巴了两下眼睛，摇了摇头：“凌……未平？你到底在说谁？我不认识这人啊。”

张羽顿时皱起了眉头，不明白赵麟为何是这个态度，心下有些不太高兴：“老赵，你就算跟未平有什么不高兴的事，说出来给我听听也好，这么装不认识，有点太没气度了吧？”

“什么叫装不认识！”赵麟一把甩下手里的羊腰子，瞪大了眼睛望着张羽，“羽子，咱们也小十年交情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就是要跟谁翻脸，也不会拿这套话来装傻吧！你说的这个凌未平，我是真不认识！”

看着赵麟脸上有些生气的模样，若不是张羽清清楚楚，他和自己与凌未平在高中同班了三年，此刻便已经信了。但……赵麟说他不认识凌未平，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张羽深吸一口气，望着赵麟说：“老赵，凌未平是我们高中三年的同班同学，咱们那时候就成天一起玩。去年我回来的时候，咱们还一起在小厨娘聚过一次，你这就忘了？”

“高中同班同学？”赵麟一愣，随后哈哈大笑了起来，“羽子，你酒量怎么越来越渣了？才让你按照老规矩自杀了一瓶，这就开始说胡话了？你可看看清楚，这桌上坐的可都是高中一个班的同学，谁听过凌未平这名字？”

张羽愕然抬起头，扫视桌上其他的同学，人人都摇了摇头，说自己从没听过这个人。当他的目光再转回赵麟的脸上时，赵麟已经耸了耸肩，得意地笑了起来：“我说羽子，你回来这两天还是跟着哥混吧。每天多

喝两次，酒量就能回来了。”

张羽不敢相信地再度扫视了一圈桌上的同学，最后死死盯着赵麟：“我没喝多，是你们都喝多了吧！”

地上已经摆了两箱空瓶，虽然以此刻桌上的人数来说，也算不得很多，但除了这个解释之外，张羽也实在想不到别的解释了。

赵麟哈哈一笑，摆了摆手，对张羽说道：“行吧，你说他是我们高中同学，那你翻出照片来，让我们看看这家伙长什么样啊！”

“好。”张羽点了点头，便掏出手机，开始翻起凌未平的朋友圈。

可诡异的是，明明他刚刚离家出门前，才给凌未平发过一条微信，应该是排在对话列表的最上面才对，而现在张羽无论怎么翻找，无论是在对话列表还是通讯名单里，都始终找不到凌未平的名字。

“怎么？找不着？”赵麟一脸揶揄的笑意，凑到了张羽的脑袋旁望着手机。

张羽的脑门上已经开始沁出了汗珠。他连忙退出微信，打开微博。可同样得，微博的关注名单里也找不到凌未平的名字。

这绝对不可能！从给凌未平发完微信到现在，张羽的手机就没离开过他的口袋，可现在，一切任何社交账号上与凌未平有关的内容却离奇地消失了！

赵麟用力拍了拍张羽的肩膀：“得啦，别装了，大不了今晚接下来让你少喝点好了。老板，再给我们搬一箱！”

“不对……这不可能啊！”

张羽的脸色已经变成了惨白，抬起头，目光自面前的同学脸上一个个扫过去，然而每一个人望着他的眼神，都充满了疑惑、奇怪以及担心。

“我……再确认一遍。”张羽深深吸了一口气，死死望着身前一干同学，“你们认真回答我，你们不是事先商量好了，合伙跟我开玩笑吧？如果这是个玩笑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停了。”

赵麟看见张羽的样子，心下顿时有些紧张，不再像刚才那般嘻嘻哈哈，表情严肃了下来：“羽子，我们没开玩笑，我们是真不认识这人！”

“是啊是啊！张羽，你没事吧？”

“确实不认识啊！”

“我李响对天发誓，这辈子从不认识一个叫凌未平的人，若违此誓，天打雷劈！”

一众其他同学也都意识到了张羽此刻的状况不太对劲，纷纷七嘴八舌地呼应了起来，诚挚地望着张羽。

张羽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苦笑着扫了一眼众人，摇了摇头，转身便走。赵麟连忙也站起了身，紧追在张羽的身后：“喂，羽子，你到底怎么了！”

“我……”

张羽转过头，看着赵麟那关切的眼神，脸色依旧惨白，此刻是晚上九点多钟，夏日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他却感到了一阵彻骨的寒冷和恐惧。

“我有点不太舒服，回家休息休息，你们先喝着吧。”张羽叹了口气，拍了拍赵麟，“别担心，我没事的。”

赵麟看着张羽的脸，良久才点了点头：“成，那你回去了早点休息。有什么事的话，给我打电话。”

张羽点了点头，没再说话，一路向着家里走去。

张羽回到家里，发现父母都还没睡，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看见他推门回来，妈妈有些惊讶地问：“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不是说跟朋友吃夜宵去了么？来，先喝一碗绿豆汤吧。”

说完，妈妈站起身向厨房走去，张羽走到了她面前说：“妈，我问你个事，你还记得凌未平么？”

凌未平的家一直住得跟张羽不远，直到高中时才搬走。小时候，他几乎每天早上都会来张羽家的楼下，等着他一起上学，周末或是假期来

张羽家里玩更是家常便饭。就算那些同学不知为何忘了凌未平，但张羽相信至少自己的爸妈总不会忘记。

可张羽妈妈想了想，却摇了摇头笑着说：“不记得这名字了。”

张羽看着妈妈的脸，心中的恐惧越来越庞大，忍不住便了起来：“妈，凌未平啊！从小和我一起长大，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同学的凌未平啊！他还经常来咱家吃饭，总夸你做的饭好吃呢，你真的一点都没印象了？”

张羽妈妈皱着眉头，仔细想了想，摇了摇头，抱歉地笑道：“小羽，妈妈年纪大了，真没啥印象了。”

张羽望向爸爸，可他也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这不可能！”

张羽用力捏着拳头，一收一放。事到如今，他竟是没有丝毫办法来证明凌未平这个人的存在，就好像他已经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

不——还不是消失，而是压根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般！

“对了！”张羽突然想起，小学六年级春游时，自己和凌未平有过一张合影，而那张照片一直便放在家里的相册之中！只要找到那张照片，便能证明凌未平的存在了吧！

张羽连忙跑向电视机柜，从下面的抽屉中翻出了相册，仔细一页一页翻找着。翻了许久之后，张羽终于找到了那张相片，但当他的双目视线落到相片上之时，他却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凝结了一般。

张羽清楚地记得，那张照片上，他和凌未平两人都穿着校服，他站在树下，而凌未平爬在树上，一同对着镜头做出了鬼脸。然而此刻照片里却只剩下挤出鬼脸的自己，树上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原本凌未平的位置上，没有半点被修改的痕迹。

“小羽，到底怎么了？”妈妈凑过来，向着张羽关切地问道，等看到了那张照片时，才笑了出来，“哟，这不是你小学时候去春游的照片么？你拿回家的时候，你爸跟我还说呢，你这鬼脸做得，丑得都不像我俩生

的了。”

“这张照片……你们记得？照片上原本坐在树上的那个人呢？”张羽依旧不死心，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哪有别人？这张照片上一直都是你一个人啊，小羽你是不是喝多了？”张羽妈妈一脸忧色地伸出手，摸着张羽的额头。

“不，没事，可能我记错了……”

张羽仅存的理智让他不愿害得父母担心，只是恍惚地摇了摇头，随后将那张照片抽了出来，紧紧捏在手中，站起身向着自己房间走去：“妈，我今天累了，想休息会儿。”

张羽妈妈点点头说了一声好，随后便望着儿子失魂落魄地向着房间走去，转过头望了望沙发上的张羽爸爸，脸上还是有些担忧之色：“儿子……没出什么事吧？”

张羽走进房间，锁上门，将那张照片放在桌上，打开台灯仔细地观察着。照片里，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辨，树冠的枝叶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半点被遮挡过后又修改掉的痕迹，更何况这张多年前的老照片已经微微有了些泛黄，更是不可能被修改掉重新冲印出来替换过的。

那么……照片上的凌未平究竟去了哪里？他本人，又去了哪里？

社交网络……同学……父母……照片……张羽能够想得到的一切能够证明他存在的方式，都被宣判了死刑。现在的他，似乎真的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让别人相信曾经有一个叫凌未平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张羽坐在床上正想着，脑中突然灵光一现。虽然没有凌未平父母的联系方式，但他还记得凌未平的家住在哪里啊！

至少，可以去他家里看看吧！

就算同学们都忘记了他的存在，但至少，凌未平的父母不该忘记自己的儿子吧！